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三 國 志

(一)

陳 壽 撰

裴 松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三
附 考 志
（一）
陳 壽 撰
裴 松 之 注

國學基本叢書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蹟。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敍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蠶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實頑乏。顧慚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三國志 注表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三國志目錄

魏書

一卷

武帝操

二卷

文帝丕

三卷

明帝叡

四卷三少帝

齊王芳

五卷后紀

武宣卞皇后

高貴鄉公髦

文昭甄皇后

陳留王奂

文德郭皇后

三國志 目錄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六卷列傳

董卓李傕 郭汜

袁紹子譚 倫

袁術

劉表

七卷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八卷

公孫瓚

陶謙

張揚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康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九卷

夏侯惇 韓浩 史渙

夏侯淵

曹仁弟純

曹洪

曹休子肇

曹真 子爽 弟叢 李勝 桓範

關 何晏 鄧颺 丁謐 畢軌

夏侯尚子玄

十卷

荀彧子俛 孫越

荀攸

賈詡

十一卷

袁渙

張範弟承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寧胡昭
張辯 王烈
焦先

十二卷

崔琰婁圭 孔融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顛

鮑勛

司馬芝

十三卷

鍾繇子毓

華歆

王朗子肅 周生烈 董遇

十四卷

程昱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孫資

十五卷

三國志 目錄

劉馥

温恢

十六卷

任峻

倉慈

十七卷

張遼

徐晃

十八卷

李典

呂虔

龐清母娥親

十九卷

司馬朗

賈逵 李孚 楊沛

蘇則

樂進

李通

許褚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梁習

杜畿 子恕 孫預

于禁

臧霸 孫觀

典章

四

張既

鄭渾

張郃

文聘

龐德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二十卷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相璠王鑠

鄧哀王冲

彭城王據玟

燕王宇

沛穆王林

中山恭王衮

濟陽懷王玟

陳留恭王峻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臨邑璠公子上

楚王彪

剛璠公子勤

穀城璠公子乘

鄆戴公子整

二十一卷

靈璠公子京

樊安公均

廣宗璠公子棘

東平璠王徽

樂陵王茂

贊哀王協

北海悼王蕤

東武陽懷王鑾

東海定王霖

元城哀王禮

邯鄲哀王邕

清河悼王賁

二十二卷

廣平哀王儼

劉勣

劉劭

章誥

王粲 徐幹 荀綽

陳琳 阮瑒 應璩

阮瑒 應璩 阮籍

劉禎 邯鄲 涑 桓威 吳質

衛覬 潘勗 王象

劉真 阮籍 嵇康

邯鄲 涑 繁欽 路粹

丁儀 丁廙 楊修

桓階

陳羣

陳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三國志 目錄

二十三卷

和洽

趙儼

二十四卷

韓暨

王觀

二十五卷

辛毗

二十六卷

滿寵

二十七卷

徐邈

二十八卷

常林

裴潛子秀

崔林

楊阜

田豫

胡質子威

楊俊

高柔

高堂隆棧潛

牽招

王昶

六

杜襲

孫禮

郭淮

王基

王凌令狐愚

毋丘儉

諸葛誕唐咨

鄧艾州泰

鍾會王弼

二十九卷方伎

華佗吳普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三十卷

烏丸

鮮卑

東夷夫餘 高句麗 東沃沮
濊馬韓 辰韓 弁辰 挹婁
儂人

蜀書

三十一卷二枚

劉焉

劉璋

三十二卷

先主備

三十三卷

後主禪

三十四卷 二主妃子

先主甘后

先主子永

三十五卷

諸葛亮 子喬 瞻 董厥 樊建

三十六卷

關羽

趙雲

三十七卷

龐統

三十八卷

許靖

先主穆后

先主子理

張飛

法正

糜竺

後主敬哀后

後主太子璿

馬超

孫乾

後主張后

黃忠

簡雍

伊籍

秦宓

三十九卷

董和

劉巴

馬良弟譔

陳震

董允
陳祗 黃皓

呂乂

四十卷

劉封

彭義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四十一卷

霍峻

王連

向朗
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四十二卷

杜微

周羣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四十三卷

黃權

李恢

王平

張嶷

四十四卷

蔣琬子斌
劉敏斌弟顯

費禕

四十五卷

鄧芝

張翼

吳書

四十六卷

孫堅

孫策

四十七卷

吳主權

呂凱

馬忠

姜維

宗預廖化

楊戲王嗣
衛繼常播

四十八卷三嗣主

孫亮

孫休

孫皓

四十九卷

劉繇子基

太史慈

士燮子徽 雙弟壹 黼 匡

五十卷妃嬪

孫破虜吳夫人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吳主權徐夫人祖父真 真子琨

吳主權步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

吳主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五十一卷宗室

孫靜子瑜 皎 奐

孫賁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五十二卷

張昭子承 休 弟子奮

顧雍子邵 承 邵子譚

諸葛瑾少子融

步騭少子闡

五十三卷

張紘子玄 玄子倫

薛綜子翊 暨

嚴峻裴玄

程秉徵崇

關澤唐固

五十四卷

周瑜

魯肅

呂蒙

五十五卷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五十六卷

朱治

朱然子績

呂範子據

朱桓子異

五十七卷

虞翻子汜 昌忠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五十八卷

陸遜子抗

五十九卷吳主五子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六十卷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六十一卷

潘濬

陸凱弟胤

六十二卷

是儀

胡綜徐詳

六十三卷

吳範

六十四卷

諸葛恪

濮陽興

六十五卷

王蕃

華覈

劉惔

滕胤

樓玄

趙達

孫峻留贊

賀邵

孫琳

韋曜

三國志目錄考證

武帝操○臣照按史家之例。帝曰本紀。臣曰列傳。始自馬遷。述於班固。晉書則以十六國爲載紀。歷代未之有改也。惟三國志旣無本紀之稱。并無列傳之目。不別異吳蜀以他稱。統名之曰三國志。然則陳壽之意。亦可見矣。紫陽生於南宋。其遇比於蜀漢。故諄諄以正統與蜀作詩曰。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然豈真擲揄陳壽哉。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

管寧附胡昭王烈張璠焦先○臣浩按管寧傳似應先王烈次張璠次胡昭至焦先乃裴松之注中之人。非本傳正文也。不應附見。

龐涓附母娥親○臣浩按本傳作母娥。無親字。其或以注所引烈女傳作娥親。而後人加之耶。抑本名娥親。而傳偶脫之耶。

裴潛附子秀○臣龍官按裴潛之子秀。其事實詳於裴注。於潛本傳無所攷。不應附見。宜衍。

三國志

魏志卷一

武帝操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

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

後封曹侯於郟。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司馬

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慚遂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長子伯與次子仲與次子叔與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闈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暭於函谷關搜得其賤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賤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高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焉以為畫得事上之節焉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

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

帝繼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吳人作曹純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

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喙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

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陶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以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顛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

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觀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擊名益重。續漢書曰：玄字公

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張璠漢紀曰：玄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讓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為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大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愜無所殖。當世以此稱為名臣。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遣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孫盛異同雜

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羣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曹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

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府，精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

敢犯者。近習寵臣戚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為頓丘令。魏書曰：太祖從妹夫，遷遷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賈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宦，反為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

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勅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為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彌者為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傳聞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專回避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

寤以示三府。實讓之。請以謫官徵者。皆拜議郎。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權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光和中。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

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汚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魏書曰。長吏受賂。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聞太祖至。咸

皆舉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

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

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絕。

久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魏書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干忤。恐爲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

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

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

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與衛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宜者。黃門常侍

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勅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

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懼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

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卽位日淺。未有

貴寵。朝乏驥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觀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

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

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

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

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闔豎

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

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

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

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

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饗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出

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

世語曰中牟疑是亡人見拘於縣時豫亦已被卓害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

卓

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

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

乘有五千人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

英雄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于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與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

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圍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與兵為國何謂袁董。覆自知言短而有慚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

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頽然之馮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豫州刺史孔伷

英雄記曰。伷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噉枯吹生。

兗州刺史劉

岱。劉繇之兄。事見吳志。

河內太守王匡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內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秦邕善。其年爲卓軍所敗。走

還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執金吾胡毋班。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

渤海太守袁紹。東郡太守橋瑁

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爲兗州刺

史。甚有威惠。

山陽太守袁遺

遺字伯業。紹從兄。爲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朱雋。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尤亮直。周天

揚州刺史爲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動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

濟北相鮑信

信事見子助傳。

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將

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

術屯潁川。馮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

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

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

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

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劍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銓、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

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

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勸故也。

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憂，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軍北面，我自西向。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魏書

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強，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太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二年春，紹復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眭，甲，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

隨反。

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

魏書曰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贛救趙而攻魏朕身欲走西安攻臨晉使賊聞

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取其本屯慮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

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

魏書曰於

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衆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爲寇。

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

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

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

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

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

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實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

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

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

僅而破之。

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爲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奮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冑親巡將士明勸賞罰衆乃復奮承間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壽太祖曰昔在

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罵之數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輒禽獲賊乃退走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

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四年春軍甄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袁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其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與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

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于廁與妾俱被害陶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

州助時已死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闔將騎二百衛送闔於泰山華費問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夏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

略地至東海還過郟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郟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

孫盛曰夫伐罪弔民

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

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鄆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

袁譚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

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

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鄆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

魏書曰於

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陣，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

車道至其營而還。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逸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

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兗州平。遂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郛、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郛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

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張楊繕治宮室。名殿曰揚安殿。八月。帝乃遷居。

奉

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

獻帝紀曰。又領司隸校尉。

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

都許。九月。車駕出轅轅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

立。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于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災感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災感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

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

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祇、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

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葦。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

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

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旣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

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

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

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

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

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

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

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

渡淮。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魏書曰。臨清水。祠亡將士。歎歎流涕。衆皆感動。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

獻帝春秋曰。袁紹叛卒詣公云。

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

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

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退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爲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爲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彧。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

之叛也。逸劫謀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謀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謀生得，衆爲謀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

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豪傑並起，輔相君長，人懷快怏，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爲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放雍齒之讐，而羣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爲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臣松之以爲楊彪亦曾爲魏武所困。

幾至于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戮。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尙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尙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

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爲亭長。三輔亂。忠飢乏。賊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爲荊州。

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伍等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饑饉。繫著忠馬鞍。以爲歡笑。

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

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爲史之記言。旣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

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旨。尤非其類。

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

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稀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

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埽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攸說紹曰：公無輿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

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臣松之以爲魏武初起兵，已有衆五千自

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爲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瀘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闔，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按紹復進臨官渡，起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縣爲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爲安在哉。

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

許彧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卻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

曹瞞傳曰。公聞攸來。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

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以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觀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

將士皆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爲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日鑿於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

紹初開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

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

獻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鄧侯壹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匱遺故，任長舉瑜詣虞爲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曰：可都鄆城，當有所立。擅鑄

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叙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卽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駕，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感，得斬紹大將馮子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逃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

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疆，冀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

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馥馥，古遼字。見三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

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爲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

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凌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大牢祀橋玄

褒贊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

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唏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醑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詒已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隴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歾血夏五月死

小子尙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尙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尙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

馬法將軍死綏

魏書云綏卻也有前一尺無卻一寸

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

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

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士尊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鬪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與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尙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秋

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

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

鄴而南也。譚尙爭冀州。譚爲尙所敗。走保平原。尙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
魏書曰。公云。我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尙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尙。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

結婚。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爲紹服三年。而於再葬之內。以行吉禮。悽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尙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

翔叛尙。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爲列侯。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授假曠。曠受印。送之。公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尙。得以其間。略民聚衆。比尙之破。可得自彊。以乘我弊也。尙破我盛。何弊之乘乎。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尙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旣至。

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尙將沮

鵠守邯鄲。沮音道。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

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尙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公曰。尙

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尙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曹瞞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喜。會諸將曰。

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尙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

降公不許為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顛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

孫盛云。昔者先王之為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

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薦社污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於逆臣之家。加恩於讐讐之室。為政之道。於斯墮矣。夫墮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違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

初紹與公

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傅子曰。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

而變化也。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

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

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衡嚮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遁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與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兖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

故安。遂并其衆。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

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

魏書曰：公攻譚，旦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陷。

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

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

觸等舉其縣降，封為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

臣松之以為討譚時，川渠水凍，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

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

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

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為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獮平。

續漢書郡

國志曰：獮平縣名，屬漁陽郡。

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獮平。烏丸奔走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

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搗婦翁，王鳳擅

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

以為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為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以州

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

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滄子，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

割東海之襄贛、郟、咸，以益琅邪、省昌慮郡。

魏書載十月乙亥，今日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

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

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吾將覽焉。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

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尙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公將征之。鑿渠自

呼淹入派水。

孤。孤音。

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

洵音。

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滄子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

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

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

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

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軍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

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成於陳蔡者，庶以疇答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

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

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尙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尙用？今深入征之，劉

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

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尙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尙熙奔遼東。衆尙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尙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

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

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墜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旣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康卽斬尙熙及速僕

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尙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尙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慮。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肄。以西反。三。若曰肄習也。

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

相。獻帝起居注曰。使大常徐邈卽授印綬。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

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爲宦術所劫。術僧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爲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朝。拜衛尉太常。公。

爲丞相。以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位讓廖焉。

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使

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衛恆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其矜其體。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

至選部尙書。於是公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勅書自効。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鈺璧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皇甫謐逸士傳曰：汝南王儁。字子文。少爲范滂。許章

所識。與南陽岑暉善。公之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

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爲尙書。又不就。劉表見紹。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與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

年六十四。以壽終於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而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爲先賢也。

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

陵征備。至巴丘。遣張熹救合肥。權聞熹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

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陷。藉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旣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

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評曰：案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爲是。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尙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爵臺

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

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廉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遠近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尙少願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尙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

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紂。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責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曹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疆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付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願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殺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旣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

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滅月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爲平原侯。據爲范陽侯。豹爲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

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

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

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與

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

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北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

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爲小賊所困乎。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

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

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繚臺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臣松之案魏書

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耶。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

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

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密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爲木行馬，以爲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汝欲觀曹

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爲十重陣精光曜日賊益震懼

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

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臣松之按漢高祖二年與

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墉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墉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

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

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

魏略曰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軍位

特遣封臨涇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侯以壽終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廩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夏四

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安初爲侍中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

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哉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致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爲大夫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

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云旒旒旒也以旒譬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也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率

士之民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文侯之命曰亦惟先

正鄭玄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

其敬聽朕命昔者董草初興國難羣臣釋位以謀王室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問王政服虔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

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

率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廼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輿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馮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鄭玄云。屆。殲也。鴻範曰。鯀則殲死。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

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尙因之。逼據塞北。束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

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鉅鉞。鉅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緊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

盤庚曰。綏爰有衆。鄭康成曰。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君爽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

也。功高于伊周。而賞卑於齊魯。朕甚惡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

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玄土。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稽人昏作。

盤庚曰。墮農自安。不昏作。勞。鄭玄云。昏勉也。

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

君衮冕之服。赤鳥副焉。君敦尙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

糾虔。天刑。語出國語。章昭注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

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鉞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

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於朕

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後漢倫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

起布衣。規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大中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曾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爲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爲侯伯。白牡駢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卞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收等所大懼也。於是公勅外爲章。但受魏郡。收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察察。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卽大禮。今既虔奉詔命。副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收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并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成翼載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於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

立垣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爲。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魏略載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願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遣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畋思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贊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奮。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已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今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娉公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於國。

獻帝起居注曰。

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齎璧帛玄纁絹五萬匹之鄴。納娉介者五人。皆以議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

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

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尙書侍中六卿。

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爲尙書令。涼茂爲僕射。毛玠。崔瑗。常林。徐奕。何夔。爲尙書。王粲。杜襲。衛覲。和洽。爲侍中。

馬超在漢陽。

復因羌胡爲害。氏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氏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

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

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獻帝起居注曰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齋東

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廐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二貴人至

消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二

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獻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將楊宣亭侯裴茂持節印授之秋七月公征

孫權九州春秋曰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且

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

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

其權則大威有風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

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柸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

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曹瞞傳曰

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歃環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郝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邾公天下寧有是乎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公至孟津天

公道華歆

子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寶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典略曰遂字文約始

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爲督軍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爲主章尋病卒遂爲揚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爲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元

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圍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

魏書曰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於是大饗莫不忘其勞

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

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

胡寶邑侯杜濩舉巴夷寶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浮漢音戶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

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典任於外臨事之賞或宜速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觀為善之利也昔在中

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來欲又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

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兼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於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臣松之以為今之虛封蓋自

始此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

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孺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

越山嶽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饒饌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魏書曰辛未宥司以大牢告至策勳于廟甲午始春祠令曰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王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

臨祭就洗以手澁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

魏書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車馬。幸長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自今已

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

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

獻帝傳載詔曰。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喪

殊焉。昔我聖祖受命。創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父天命。安國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羣兇縱毒。自西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唯恐溺入于難。以羞先帝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遠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爲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勳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尋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竊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冑。深入險阻。芟夷罄賊。殄其凶醜。邊定西陲。縣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且曠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爲己任。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爵爲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置玄士之社。宜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符策。敬服朕命。簡恤爾衆。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魏王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爲高美。以忠和爲典訓。故創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是以勳烈無弱。休光茂著。覆載載元首之聰明。周邵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鉞符析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擢節。勿復固辭。四

體書勢序曰。梁鶴以公為北部尉。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臣松之案。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為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為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曹。舉魏武帝為北部尉。賊不犯界。如此則為有徵。

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為公主。食

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

理鍾繇為相國。魏書曰。始置。奉常宗正官。冬十月。治兵。魏書曰。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

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

師華歆為御史大夫。魏書曰。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傳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

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

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

魏武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

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麒麟而弗乘，焉遽遠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三輔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祿。

字德律，自以世爲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視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穉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穉字思然，以穉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疆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穉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穉善，走投穉，夜喚德律，穉家不知是必，謂爲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邈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或曰：必欲投穉，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獻帝春秋曰：收紀、晃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爲羣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山陽公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爲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爲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乃實賊也，皆殺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五月，張飛、馬超走漢中。

陰平氏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叛，遣鄴陵侯彰討破之。魏書載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

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六月，令

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民吏，保宛，初

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

曹瞞傳曰是時南陽間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爽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

勦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即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

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

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

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鷄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鷄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為王后遣子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

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

世語曰諷字子京沛人有感衆才傾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業衛尉陳律謀襲鄴未

及期律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者數十人王昶家誠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

冬十月軍還洛陽

曹瞞傳曰王更修治北部尉解令過於舊

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

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

魏略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尙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

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

爲周文王矣。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爲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遊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孫盛評曰：夏侯惇恥爲漢官，求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爲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

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曹瞞傳曰：王使工

蘇越徒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爲不祥，遂寢疾。

遺令曰：天下尙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

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諡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

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制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輿羣下共之，常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傅子曰：太祖惡嫁娶之奢，僧、公、女適人，皆以阜帳，從婢不過十人。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實、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生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邴儉，無不畢至。又習曠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練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練帛以爲幘，合于簡易，隨

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曹瞞傳曰。太祖爲人。佛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當以日邊夕。被服輕綺。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汚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雷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雙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捧殺之。常討賊。虜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眈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肇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魏志卷一考證

太祖武帝○臣清植按。此書於曹操始稱太祖。及漢帝遷許。以操爲大將軍。則改稱公。蓋天子三

公稱公也。既進爵爲王，則改稱王。卽曹丕未篡之先，亦稱王而已。明其爲漢王公也。爲漢王公而卒，乃帝。其爲篡也，章矣。陳壽仕晉，而晉繼魏，故微其辭，以寓其旨。若孫權，則雖篡後，猶權之耳。惟先主始終皆稱先主，無易辭。以此知陳壽意中，惡以正統予蜀。如綱目之旨，故隋王通曰：使陳壽不美於春秋，遷固之罪，言其體雖襲史漢之舊，而書法則容有合於春秋也。

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注太祖一名吉利。○太平御覽太祖上有曹瞞傳曰四字。臣龍官按：裴注所引，皆有書名，此爲脫落無疑。

封費亭侯。注騰父節字元偉。○臣明楷按：宦官有曹節，曹騰之父，亦名節，名同耳。

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注嵩，夏侯氏之子。○前學士臣何焯曰：夏侯惇之子楸，尙清河公主。淵子衡亦娶曹氏，則謂嵩，夏侯氏子者，敵國傳聞，蓋不足信。

其在君乎？注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臣明楷按：接似應作節，或以祖名節而諱之與。

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臣清植按：魏武故事所載十二月己亥令，操先在濟南，後徵爲都尉。此拜騎都尉，乃在濟南相之先，似當以操自叙爲正。

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汗狼籍。於是奏免其八。○太平御覽八下有九字。

河內太守王匡注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臣清植按後文所列諸人屯兵處獨缺王匡鮑信信名位微又其傳曰協規太祖其統屬於操無疑匡所以闕如必是見并於操如謝承之說。

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宋本作季進。

太祖軍臨武平○太平御覽無平字。

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臣龍官按建安五年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則此時未得斬也又于禁傳亦云斬辟邵等疑有誤何焯校本衍辟字良是

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太平御覽來下有追字。

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尙留守○繆文選作繆。

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注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元修本無著字。

爲子整與譚結婚注未必便以此年成禮○臣清植按明年九月明記女還而後進兵則其成禮於此時必矣操譚惡得與論禮哉。

東平呂曠呂翔叛尙○袁紹傳俱作翔。監本誤作詳。今改正。

尙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尙懼下。當有遣字。

夏六月以公爲丞相。注璆字孟平○後漢書作孟玉。和洽傳注中又作孟本。

冬作銅爵臺。注以及子植兄弟○何焯曰。文類作子桓。植字乃桓。字傳寫之訛。對臣下不以稱子之字爲嫌。觀陳思王傳注中諸令。屢稱子建。則此爲子桓決也。

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監本作李璆。後云斬成宜李堪等。又馬超張魯傳皆作堪。則作李璆。誤也。今改正。

九月進軍渡渭。注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可一夜而成五字。太平御覽作須臾冰堅如鐵石。功不達曙。百堵皆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二十四字。

策命公爲魏公○何焯曰。魏公之命。及丕禪授之際。但錄冊書。而不著其僞讓承祚之微詞。所以殊於它史也。

對揚我高祖之休命。注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何焯曰。王字衍文。凌謝當爲陵樹。荀攸本傳。冀州平。太祖表封爲陵樹亭侯也。

但更事多耳注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安陽下疑脫亭字。

兄弟皆伏法注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何焯曰完字衍完死在十四年。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注此爲敬恭不終實也○文類作終不實也。

漢太醫令吉本○後漢書作吉平。

必與穎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注或曰必欲投緯○或曰諸本誤作王曰以上下文考之當是

兩說傳疑作或曰爲是。

執南陽太守刼略民吏保宛○宋本民吏作吏民。

仁屠宛斬音注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褒○通鑑作東里哀。

二月丁卯葬高陵注是以袁紹崔豹之徒○臣良表按豹當作鈞宋書禮志可据鈞與袁紹起兵山

東見後漢書崔駰傳。

三國志

魏志卷二

文帝五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

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

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爲司徒。趙溫所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都慮持節奉策，免溫官。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

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太祖崩，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爲皇太子，至年四十而薨。太祖崩。

嗣位爲丞相魏王。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羣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

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翼統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十戈，不得輟刃，斯乃尊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偷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懼，勞祗厥緒，時亮庶功，以穆朕意於戲，可不勉與！尊

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元年二月。

魏書載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苑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辛

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萬斛帛千匹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捨克暴虐者舉其罪

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

朗為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

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

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般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

其驗茲乎魏書曰王召見登謂之曰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為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三百斛遣歸家己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為大將軍

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魏書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職也丁亥令曰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王修

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奐萬潛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魏書曰賜饒安田租渤海郡百戶牛酒大酺三日太常以

履蹈仁義並早卽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為郎中

太牢祠 宗廟 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

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為武德侯魏略曰以侍中鄭稱為武德侯傳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璧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

實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且夕入侍曜明其志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魏書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討鮮

卑者。吾不從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譏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爲坐而降之。其功大於動兵革也。

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

華後爲兗州刺史。見王凌傳。

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

魏書曰。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視金鼓之節。

庚午。遂南征。

魏略曰。王將出。

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靈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無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爲德。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彊秦承弊。幽王不爭。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可成。而今叛基。便復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算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誦。危而不持。奏通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

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助有衢室之問。

皆所以廣詢於下也。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兵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訴訟也。湯有總街之廷。以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

失得而勿忘也。

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

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

魏略載王自手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卽封拜達使還。

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隨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鄆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械備將與誰守死乎。

甲午。軍次

於讎。大饗六軍及讎父老百姓于邑東。

魏書曰：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讎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丙申，親祠讎陵，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

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歡，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悼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鄙人著庶見之譏，宰予降春，仲尼發不仁之歎，子頑忘戚，君子以為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絰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絰素奪於至尊，四海散其過密，義感闕於羣后，大化墜於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于當年，風績于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陣，晉襄墨纓，而三帥為俘，應務濟功，服其為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隨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下世之期促也。

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櫬，積殯斂，送致其家，官為設祭。

櫬音衛。漢書：高祖八月令曰：士卒從軍死為櫬，應劭曰：櫬，小棺也。今謂之

櫬。應璩一詩曰：櫬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闕視，觀洪橫而念櫬。

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

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

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緒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歷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于無窮，朕癸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

位於王。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册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

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祇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

獻帝傳載
代衆事曰左

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爲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族漢中。謂臣曰。必爲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册文。卒如合辭。合長於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沈溺異道。變化不果。宿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實。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寧爲魏公奴。不爲劉備上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於鄴。自臣在朝。每爲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位初年。禎祥衆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事君盡禮。人以爲詔。況臣名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爲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意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尤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王令曰。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魏王侍中劉廣。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黃門侍郎王慈。童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魏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宇成木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讖。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變。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懸象以示人。徵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釁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踐阼未祔。而靈象變于上。羣應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慕漢。王令曰。犂牛之駁似虎。麋之幼

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矣。觀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尙書僕射宣旨。察咸使聞知。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於漢。王曰。曷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己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高。孝曰。漢以魏。魏以徽。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漢微絕於許。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雜文爲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爲漢帝非正嗣。少時爲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孝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竝光。日居下。其爲主。反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爲一軌。有德者遇之。至於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曆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爲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又災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掃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白虹貫日。月蝕。災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下即位。初踐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於上下。是以黃龍數見。鳳凰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於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衆瑞並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凰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爲符。文王爲四伯。赤烏銜丹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爲徵。巨跡瑞應。皆爲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四方

歸附。禍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京房作易傳曰。凡爲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授。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王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且覆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壽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際際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燠。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違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于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成字。辭不宣口。吾間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於是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巽。衛臻。尙書令桓階。尙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爲天文。因人而變。至于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前。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傳譏襄弘。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遠也。今漢室衰替。帝綱墮墜。天子之詔。歇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爲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於殿下。以至德當歷數之運。卽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黃運期。姓緯之讖。斯文乃著於前世。與漢並見。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嘉享。兆民顛願。咸注嘉順。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輒宣令內外。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款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釋。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饑色。

衣或襁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懸衆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尙未鳩。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癸丑。宣告羣寮。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祜。鮑勛。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曆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沖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阼。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輪謙讓者。舜禹所不爲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羣類受育長之施。今八方翹頤。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令曰。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寬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尙保斯質。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陸子仲以仁爲宮。栢城子高以義爲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蘇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讓自成人。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爲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望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適於降之所富。蹈栢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乙卯。冊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尙矣。漢道陵遲。爲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沖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頹沮。暨于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輦轂。繼由闡宣。董卓乘鸞。惡甚澆殪。劫遷省御。太僕宮廄。遂使九州幅裂。疆敵虎爭。華夏鼎沸。蛇虺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戈夷兇暴。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攢承前緒。至德昭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助神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蹟。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於是尙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

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羣臣陪誅。發靈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猶復還方有令。尚書令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文祖。至漢氏以師征受命。長天之威。不敢怠違。便即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羣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觀天命。營中促狹。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奉答休命。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虞。常侍衛臻等奏。讓曰。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義。陛下以聖德膺歷數之運。天人同忻。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阼。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已未宜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奏。令曰。屬出見外便設壇場。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帳前發靈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士使歸。既發靈書。王令曰。當奉還靈綬。爲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貶邪。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於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穎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爲辱。自投深淵。且顏觸懼大瓠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肅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尙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于載。于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爲不知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爲上章。還靈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已未。宣告羣寮。下魏。又下天下。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助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衆。篡匹夫之微分。背上聖之所蹈。違經識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衆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令曰。昔栢城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烈士殉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點。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而孤求爲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爲上章。還靈綬。勿復紛紛也。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弗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

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哲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達天命以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尊眷命之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道之高衢乘無窮之懿勳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上有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請令曰太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載天覆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禎祥觸觸而見今百姓寒者未暖饑者未飽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尙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可以宿於田畝人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河未出龍馬山未出象車冀未植階庭蓬蒿未生庖廚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戶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勳名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衆事備羣瑞效然後安乃謹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爲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侍中劉廙等奏曰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歷數觀天象則符瑞著明考圖緯則文義煥炳察人事則四海齊心稽前代則異世同歸而固拒禪命未踐尊位聖意懇惻臣等敢不奉詔輒具章遣使者奉令曰泰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仲尼歎其至德孤獨何人庚申魏王上書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塵書伏聽冊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入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已存性實其私願不竊陛下猥損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採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歷數之咨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蕺土臣毛奏奏并上璽綬辛酉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十二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卽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時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

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于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顛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顛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顛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顛頊。與舜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上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佞色。舜發龍啟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授受。固不替漏。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朝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喻。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置授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命。下違民望。臣謹按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即尋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遲思易慮。以時即位。顯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令曰：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冀見聽許。外內咸使聞知。王戎冊詔曰：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世論。二十年過四百。運周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發。有自來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違天不順。逆衆不祥。王其體有虞之盛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讖表錄。神人同應。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違。衆不可拒。且重華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載聖籍。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置授。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以祗奉天心。爲於是尙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置書到。臣等以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讓。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陸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爲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途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今陛下應期。運之數。爲皇天所予。而復稽滯於辭讓。低回於大號。非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勅有司。脩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置授。令曰：冀三讓而不見聽。何汲汲於斯乎。甲子。魏王上書曰：奉今月戊戌置書。重被聖命。伏聽再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況臣頑固。質非二聖。乃應天統。受終明駟。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表陳情。使并奉上置書。侍中劉

周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違時。明主不逆天。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歷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嘖嘖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於禮何居。且羣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請。王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丁卯。再詔魏王曰。天詔漢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於詔冊。喻符運於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於天命。至於再三。且四海不可一日曠主。萬幾不可以斯須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欽承。以答天下嚮應之望。焉。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宣敘衆心。人靈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歷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為于天。彼而陛下性乘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平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羣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謠。詠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違節之懷。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慊。或受禪而不辭。不慊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辭。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為資于有虞。虞氏之胄。為資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陸運。泊乎孝靈。不恆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壁壘。視民如讎。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沒則禍發宮庭。寵勢並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利之。況漢國既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願禪禮之遠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為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懷懼。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搗謙之志。修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願。令曰。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羣賢之

禮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已巳。魏王上書曰。臣聞舜有賓于四門之勳。乃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於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略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實戰惕。不發靈書。而音迫於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駉驛。召音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舉書。相國欽。太尉翊。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讀詔書。於悵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尙延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猶爲陛下陋之。沒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蒼梧之神。大禹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於商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闇。宣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爲之丘墟。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爲民請命。則活萬國。爲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過問于前梁。而始有造於華夏。陛下卽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暖。饑者以充。遠人以恩。復寇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萬睦。茂于放助。網漏吞舟。弘乎周文。是以布政未替。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皆素其色。鳩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沓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萬。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伏者羣臣外內前後章奏。所以陳敘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省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遠節廣度。宜昭於斯際。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仰稽天命。罪在臣等。輻管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須臾祭畢。會羣寮於朝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行上復。今日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羣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庚午。册詔魏王曰。昔堯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輪觀歷運之數。移於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

漢命乃眷北顧。帝皇之業，實在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顧視前事，猶有愆德。而王遜讓，至於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勳烈垂于萬載，美名傳於無窮。今違守尚書令侍中頭噲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等伏以爲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道本玄王之至。述姬周，上緣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漢氏衰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其徵，史官著其驗。耆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譎謠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即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王公羣卿，具條禮儀別奏。令曰可。

乃爲壇於繁

陽。庚午，王升壇，卽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爲黃初。大赦。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

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靈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泊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楯，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尙饗。永吉兆民之望。祥于有魏世享，遂制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干寶搜神記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于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邪？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爲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爲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勳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

臣松之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補詩曰謁帝承明廡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書曰以夏數爲得天故卽

用夏正而服色尙黃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雜爲洛

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

怒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子東郊

臣松之以爲禮天子以春分朝

日秋分夕月尋比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紀爲脫者也

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

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

魏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願寧

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為國本光武恃河內為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改許縣為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平

郡魏略曰改長安謙許昌郡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鄆為中都之地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

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

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

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

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

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視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

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

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

為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

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祀武皇帝于建始殿躬執饋奠如

家人之禮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

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

已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

魏書曰己亥公卿朝朝且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夫先

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

見續漢書曰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三公恥爲魏臣遂稱足擊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卽王位欲以爲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爲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不奪其意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

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爲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以六年薨子修事見陳思王傳

以穀貴罷五銖錢 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鎮西將軍曹真命衆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級獲

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口牛八萬河西遂平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囂灌洛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其相應若合符節前後戰克獲虜未有如此也

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

年然後取士是呂尙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千三百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爲效帝報曰昔隗囂之弊禍發柁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元厲威武勉蹈奇功以釋吾意 二月鄩善龜茲于

關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敘。氏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

應劭漢書注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其

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三月乙丑，立齊公叡為平原王。帝弟鄆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鄆城侯植為鄆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為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為鄆州。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尙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衆降。

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史邨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荊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幢麾、牙門、鼓車、幡等詣行在所。帝置酒設樂，引見於承光殿。權邨等人人前自陳，帝為論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諸將無不喜悅。賜權金帛，車馬衣裘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為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即日召使驂乘。

及封史邨等四十二人，皆為列侯，為將軍、郎將百餘人。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孫盛

曰：夫經國營治，必憑俊詰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問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苟以天下為心，惟德是杖，則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

二漢之季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爲亂階。於此自時昏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酸毒之戒也。至於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

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癯。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

卽位爲棊。存不忘亡也。棊音扶歷。反。臣松之按。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棊。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

樹之。舜葬於紀市。廬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

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瑛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

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尙書祕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爲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讐者。皆族之。築南巡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

魏書曰。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

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倉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波。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爲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魏。鷲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

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鶴鷓鳥集

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

烏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僑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遣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表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

爲魏太祖萬載不毀也。

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

宅。魏書曰十月乙未。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書。虛議祀厲殊事。云具犧牲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如此則魏氏出師皆告郊也。

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爲太尉。

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翻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

辛未。校獵于滎陽。遂東巡。論

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

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爲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戶。是夕甘露降芳林園。

臣松之按。芳林園。卽今華林園。齊王芳卽位。改爲華林。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魏書載癸酉詔曰。近

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爲苛政。甚於猛虎。吾佩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

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是歲。穿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

魏略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子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

天工。多賢爲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尙書令穎鄉侯陳羣爲鎮軍大將軍。尙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尙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

三

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

魏書載帝於馬上爲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從橫。誰云江水廣。一羣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鄱餘方。量宜運糧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

使以大宰祀故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

魏書曰。殯於崇華殿前。

六月戊寅。葬首陽陵。

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

魏氏春秋曰。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孫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隨之哀。況乎天性發中。敦禮者

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爲棄君於惡羣等之諫。棄孰甚焉。鄆城侯植爲諫曰。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傷。若傷考妣。思過墓唐。辭臨郊野。仰想穹蒼。俞曰。何幸。早世殯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惜憐哽咽。袖鋒抽刃。歎自僂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僻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旂。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諫曰。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靈有人倫。爰暨三皇。寔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制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網漏于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羸政是遵。王綱帝典。聞爾無聞。求光幽昧。道究運運。乾坤迴歷。

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祚。合契上玄。正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以禮宣。祥惟聖質。巖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罔。元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璧。聽察無備。瞻觀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水之潔。如砥之平。爵公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幾。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股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嚴穴。取士蓬戶。唯德是榮。弗拘祖祀。宅土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遵。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股之駘。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鱗。紛冕崇麗。衛統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箭。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懸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微。鳥燈江岷。愷若涸魚。乾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德儕先皇。功牟大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祜。河龍洛龜。隨波遊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英階除。系風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鍾寶鼎。形自舊土。靈英甘露。灑塗被宇。靈芝冒沼。朱華陰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穰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浴德全義。將登介山。先皇作麗。鐫石紀勳。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護。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鏗鏘。頌德詠功。八佾鏘鏘。黃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太和。絕跡三五。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幾筭。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遠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剏玄宇。基爲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食田獸。望魂之翔。於是俟大隧之致功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願望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曼駕之既疾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靈魂於輕霄兮。就黃墟以滅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反兮。痛闔闔之長肩。咨遠臣之眇眇兮。感凶諱以怛心。孤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頤。思恩榮以橫奔兮。闕闕塞之嶢嶢。願衰經以輕舉兮。迫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逝兮。憚天綱之遠經。遙投骨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廿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莫慰兮。追願景而憐形。奏斯文以

寫思分結翰墨以
數誠嗚呼哀哉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

曰皇覽

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書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

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爲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圖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蠱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資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班太宗論于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願我亦有所不取于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傷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爲帳帷以爲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爲帝王儀表者如此胡冲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典論帝自敘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旣困

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克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郡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觀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滋狃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操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靈鹿九

維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尙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蹠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奮。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躑。正截其類。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便授以禱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鑊柄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復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貴。先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中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碁。

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

魏志卷二考證

文帝丕生於譙。注建安十五年爲司徒趙溫所辟。○臣浩按後漢書獻帝紀及溫本傳。俱作十三年。庚午遂南征。注。幽王不爭周道。用興。○監本作幽王。臣良裘按。幽王謂太王也。作幽王。非文類。宋本。

俱作鹵今改正

居漢陽郡注吾前遣使宣國威靈○宋本作日前遣使。

冬十月癸卯○諸本作十一月癸卯臣龍官按後云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一月中有癸卯不得又有癸酉且注中明云十月乙卯又云今月十七日己未又云今十月斗之建則癸卯乃十月朔也作十一月誤。

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注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宋本作赤鳥。

又注春秋玉版識曰代赤眉者魏公子○宋本無眉字。

又注日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宋書絕作紀。臣清植按火光者炎也。炎漢之運。至是而終。宋書絕作紀。非是不橫一者。丕也。故下文曰魏王姓諱。見於圖識也。

又注其爲主反爲輔○宋書反作及。臣清植按主反爲輔者言漢反臣於魏也。作及非是。

又注心慄手悼○悼疑作焯。

又注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逮也○監本逮誤作建今改正。

又注周之伐殷以恭也○恭疑作暴。

又注劫遷省御太僕宮廟○臣良妻按太僕二字於義無處其或火撲二字之譌與

又注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可受禪命○臣明楷按三少帝紀高貴鄉公注自紱始生禎祥曰乙未直成予生又曰厥日直成應嘉名也漢書王莽傳以戊辰直定即真天子位師古云以建除之次其日當定直成之義大抵如是作宜成似誤

又注王之搜樂丹穴之潛處被薰而不出○臣龍官按諸本俱作被重非據莊子讓王篇改正

又注奉今月戊戌蠶書○臣明楷按十月中無戊戌前云壬戌冊詔疑戊戌乃壬戌之譌

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文類咨作茲

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臣浩按前已有春正月此處春字宜衍

壞廬宅注尙書盧毓議祀厲殊事云○臣明楷按祀厲宋本作厲殃何焯曰殊字是殃字之誤作祀

厲殃事於本文義較顯

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監本訛作召陸今改正

皆以終制從事注恩過慕唐○藝文作思慕過唐

又注歎自僵斃○本集作欲自僵斃

又注感惟南風○文類作感恨南風。

又注求光幽昧○宋本作末光幽昧。

又注正行定紀○文類作五行定紀。

又注金根黃屋○監本誤作黃根金屋。今改正。

又注權若涸魚○監本誤作土若涸魚。今改正。

又注黃初叔祐○臣浩按叔祐似當作俶祐。俶始也。祐福也。言黃初受禪始受福也。

又注追顧景而憐形○宋本追作迫。

號曰皇覽注集諸儒於肅城門內○太平御覽作肅成門內。

才藝兼該注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太平御覽作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伐。余乘馬常從。

又注鑲楯爲蔽木戶○太平御覽作兩鑲爲閉木戶。

三國志

魏志卷三

明帝 叙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

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

多識特留意於法理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為齊公三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

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帝以母不以

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且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故久不拜太子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

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

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

癸未追諡母甄

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蕤為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

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辛巳，立皇子冏爲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爲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爲大將軍，司徒華歆爲太尉，司空王朗爲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羣爲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爲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之。二月辛未，帝耕於藉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營宗廟。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東郊。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毛嘉爲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

三輔決錄曰：伯耶，涼州人，名不令休。其注曰：伯耶，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

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破盡，衆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

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入蜀。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魏略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議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虜而入秦。樂毅感鵠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瓦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驍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觀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重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門闔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責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續紛道路。以親駭疎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達既至。謙進見。閑雅才辨。過人。乘莫不屬目。又王近出乘小轎。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爲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衆臣或以爲待之大張。又不宜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達既爲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階尚皆卒。達自以轉旅。久在疆場。心自不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與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棧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千寶督紀曰。達初入新城。豈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

魏略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衛。

分新城之上庸。武靈。

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

魏書曰。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爲固。今

者自來。既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食三郡。知進而不知退。今因此時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馬步騎五萬拒亮。

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

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長安

魏略載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

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為亮讎敵而亮反裝負薪裹盡毛殫則趾適屢剝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置亮畫外未以為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智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蹙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銳踊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士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共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為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總束手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

魏略曰是時譎言云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

皆私察顏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討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

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薨冬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

魏略曰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為人雄壯少入軍為部曲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鄰人斬詳於城外遙詛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

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

承能便到。乃遣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爲將。灼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欲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耳。死復何在。

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耶。今去本墓。遷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竝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安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

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廟。

臣松之按：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

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孫盛曰：事亡猶存，祭如神在，迎還神主，正斯宜矣。

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

爲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趨，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真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爲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下后祔葬於高陵。詔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

祠中嶽。

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臣松之按：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卽位壇五城。乙

乙

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真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真薨。諸葛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

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

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爲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爲勞兵。或欲自莖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

軍。又勅使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爲軍糧。

乙酉。皇子般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

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彊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于廟。五月。皇子般薨。追封諡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爲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衆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爲龍陂。賜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

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

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于大。烝。故漢氏功臣祀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

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惇等配享之。

戊寅。北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爲邑主。詔諸

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尙、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尙、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

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獻帝傳曰。朗父名宜祿。爲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爲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爲姪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

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爲之長乃蚩蚩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則隨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魏略曰朗遊邀諸侯間歷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內官爲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數加賞賜爲起大第於京城中四方雖知朗無能爲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路遺之富均公侯世語曰朗子秀勁厲能直言爲晉武帝博士魏略以朗與孔桂俱在佞倖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爲將軍楊秋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奕驕驕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樂之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餽遺桂由此侯服玉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苗侯因更親附臨苗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即王位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例轉拜駙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貨賂許爲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魚豢曰爲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佞倖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無德而榮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賤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賞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人而況下斯者乎

十二月公孫

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爲大司馬樂浪公

世語曰井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嘗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靈耀光後小妻明友妻

光前妻女博物志曰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喚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徒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中輒爲之儉傅子曰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歎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

于令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

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追諡山陽公爲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

獻帝傳曰帝變服率羣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大常和洽甲祭又使持節行大司空大司農崔林監護

喪事詔曰蓋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以順天命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助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過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謹公漢孝獻皇帝使太尉具以太牢告祠文帝廟曰噫聞夫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親親咸有尙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噫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尤在聖躬傳祚禪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黃初受終命公子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上考途初皇極攸建尤熙克讓莫朗于茲蓋子以繼志嗣訓爲孝臣以配命欽述爲忠故詩稱匪棘其猶率追來孝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敢不奉承嚴典以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諡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册贈璽綬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爲副將作大匠復土將軍贊成醜墓及置百官羣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羣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爲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爲魏賓於是贈册曰嗚呼昔皇天降戾於漢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劫遷大駕于時六合雲擾姦雄燦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璣茲洛邑疇咨聖賢車改乘輶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師肇征迄于鴉尾十有八載羣寇殲殄九域咸乂維帝念功祚茲魏國大啓土宇爰及文皇帝齊聖廣淵仁聲旁流柔遠能邇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靈吐曜稽極玉衡尤膺歷數度于軌儀克厭帝心乃仰欽七政俯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幽贊神明承天禪位社稷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帝堯元愷既舉凶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平外成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冠德百王表功嵩嶽自往迄今彌歷七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膺命底績纂我民主作建皇極念重光紹成池繼韶夏超羣后之遐蹤邈商周之甄德可謂高朗令終昭明洪

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漢魏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於此乎。朕惟孝獻享年不永。欽若顧命。考之典謨。恭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謚。奉成聖美。以章希世。圖符之隆。以傳億載。不朽之榮。魂而有靈。嘉茲弘休。嗚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置園邑。葬之日。帝制錫衣并絰。哭之慟。適孫桂氏。鄉侯康嗣立爲山陽公。

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

也。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幘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勸宣王及軍吏以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瞻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斃矣。其能久乎。

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河。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縣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顥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韶等亦退。羣臣以爲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

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隱有聲搖動屋瓦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爲太尉己亥復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子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如終制

顧愷之啓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家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

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

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

切諫雖不能聽帝優容之

魏略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破池楫權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常游宴在

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尙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自貴人以下至尙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闔闔諸門闕外翠恩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勳諸將出征而帝盛典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爲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實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權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鈔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

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實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力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袁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尙方純作玩弄之物。炫耀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幾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輓。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警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爲善。詔曰。是也。擢臣爲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爲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爲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身。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特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

而己。茂字彥林。沛人。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褒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行幸許昌宮。

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

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圖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闔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字彗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鷄象。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鳳。凰。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

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漢晉春秋曰。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珓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望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尙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醕。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羣薨。乙未。行幸許昌。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在縣言黃龍見。

在音仕
裡反

於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

定歷改年爲孟夏四月。

魏書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爲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

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大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月考之靈臺厥義章矣其

改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

服色尙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

臣松之按魏爲土行故服色尙黃行殷之時以

建丑爲正故犧牲旌旗一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尙黑故戎事乘騾牲用玄殷人尙白戎事乘輪牲用白周人尙赤戎事乘騾牲用騂鄭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爲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爲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爲正物萌色赤輪白色馬也易曰白馬輪如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即戎今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

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

至於郊祀迎氣祔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尙書令陳矯爲司徒尙書左僕射衛臻爲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祔之制

孫盛曰夫禮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

聖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後自尊顯，昔華樂以厚飲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孫資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

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內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爲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園丘。

魏書載詔曰：蓋帝王

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至晉泰始二年，并園丘方丘二至之祀於南北郊。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於陽、郢。

郢音其已反。

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己未，有司奏文昭

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郢、葉縣屬義陽郡。

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簠、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剡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各

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陔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漢晉春秋曰帝徒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秋或泣因留於霸城魏略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與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尙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爲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爲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乘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後爲貝丘令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

千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爲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

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懸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守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爲固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萬道路邇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爲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

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毋丘儉志記云。時以儉為宣王副也。

二月癸卯。以太中大夫韓暨為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

四月庚子。司徒韓暨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蕪。龍。亢。山。桑。汝。虹。

汝音胡交。反虹音絳。

十縣為汝陰郡。宋縣。

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為沛王國。庚戌。大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

又犯中央大星。

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隴崩頽。童兒牧豎。踐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

六月。省漁陽郡之

狐奴縣。復置安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

張宿。

漢晉春秋曰。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魏書曰。九月。蜀陰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豐營。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贛。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惇。淮上書贛奕等分兵夾山東西圍落賊表。破在旦夕。帝曰。

兵勢惡離。促詔淮。勅奕。請別營。非要處者。還令據便地。詔勅未到。奕軍為惇所破。贛為流矢所中死。

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

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

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

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為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待也。卒

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疾。

不豫。辛巳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繆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爲大將軍。甲申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爲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衛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事備寵。爲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問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璿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因篤不能。放卽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初。青龍三年。

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爲天神所下。命爲登女。當營衛帝室。獨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魏略曰。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爲詔。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爲帝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便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頭。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卽日。帝

崩于嘉福殿。

魏書曰：殯于九龍前殿。

時年三十六。

臣松之案：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彙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

也。六 癸丑葬高平陵。

魏書曰：帝容止可觀，望之儼然，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

能真偽，不得相貿，務絕浮華，譖毀之端，行師勸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千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無厭倦，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已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魏志卷三考證

明帝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注保官空虛，初無責任。○何焯曰：魏志凡鎮守部曲將及外州長吏，並納質任，有家口，應從坐者，收繫保官，此資當作質。

又注時階尚皆卒。○諸本俱作桓尚皆卒。臣龍官按：上云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則作階尚為是。

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為上庸郡。○何焯曰：靈當作陵。又按宋刻一本無巫字。

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注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土瓦。宋本通鑑俱作土九。

申明著于令。○監本令誤作今。今改正。

帝優容之。注過九龍殿前。○各本無殿字。據通鑑增。

又注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杜夔傳注馬均作馬鈞。此均字疑悞。司南車。監本誤作司馬軍。今改正。

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蔽。宋本作斃。

春正月壬辰山在縣言黃龍見。○太平御覽作太山在縣。

屬義陽郡注九龍承露盤。○何焯曰。何平叔景福殿賦云。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灑灑。淥水浩浩。以此書參證。則魏人又自作承露仙人掌也。李善注。凌雲盤名。蓋魏有凌雲臺。又有凌雲盤。

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注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臣良裘按晉書何曾傳。作則才足相代。以上句文義諧之。似當作才。

復置安樂縣。○置。監本訛作致。今改正。

三國志

魏志卷四

齊王芳

高貴鄉公

陳留王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青龍三年立為

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洪業兢兢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總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

在南海中其土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汗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熾熾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桌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

言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尙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不然。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續其毛。織以爲布。

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物。

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

太傅司馬宣王率衆拒之。

千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祖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祖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

樊城不可拔。對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爲糜軍。不能而任之。此爲覆軍。今驍驍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遂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六月辛丑。退己酉。以征東將軍王淩爲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冬

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蝕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尙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尙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

臣松之以爲故魏氏配饗不及

荀攸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義之至遠同於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章今祀章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己酉復秦國爲京

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爲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爲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爲衛將軍冬十一月祿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母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皆年七十或癰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

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爲良人既有此詔則宜遂爲永制七八年間而復貨年七

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癘疾殘病並非可
售之物而鬻之於市此皆事之難解

己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
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搥捶老小務崇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

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
辟雍以顏淵配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祖中斬獲數千祖中民吏萬餘家渡河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
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脩守河南留民河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

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河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祖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
令還然後襲破之袁淮曾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上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前世以來常爲中國患者
蓋以江漢爲池舟楫爲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敗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
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彊當今宜
損淮漢以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
兵彊政脩民一隴其國不足爲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
爲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
掠之故哉若徒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嗚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秋七月尙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
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

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斷簞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爲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

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

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

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尙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

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

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册命太傅爲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

憑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爲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遠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况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讓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

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

王凌爲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爲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爲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

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尙書令司馬孚爲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爲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

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

司空司馬孚爲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爲撫軍大將軍錄尙書事乙未葬懷甄

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爲次太傅司馬

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爲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爲大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

上。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陸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修。是歲。諸葛恪帥軍。更於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

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

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

漢晉春秋曰。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爲監軍統諸軍。惟

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雁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驛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稅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

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

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始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至隴西界。

秋七月。恪退還。

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也。欲遣還魏軍，會母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圖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

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爲所執略，往歲僞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陰圖闕闔，道經漢壽，請會衆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孟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爲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諡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

魏氏春秋曰：脩字季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脩不爲屈。劉禪以爲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爲禪左右所過，事輒不克。故

殺禕焉。臣松之以爲古之會生取義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所稱孟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爲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關於興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蜀，旣不能抗節不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爲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然糜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謂也。

自帝卽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

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刃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揚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爲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爲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

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文鎮許昌。徵還。

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梁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

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卽出允爲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徒樂浪。追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爲領軍而建此謀。

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幾。耽淫內寵。

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詆。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

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

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

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羣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羣臣共爲典。永寧宮曰。守尙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冲。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倬。太僕臣疑。廷尉定陶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褒。永寧衛尉臣禎。永寧太僕臣閔。大長秋臣模。司諫校尉頴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眞。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彌。臣鄴。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譔。散騎常侍臣璩。臣儀。關內侯臣芝。尙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尙書關內侯臣觀。臣瓌。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鈐。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勳烈。光被六合。皇帝卽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損講學。寔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戲。使與保林女尙等爲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遊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爲譙笑。於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勳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狐景。呵華勳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勳數

讒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憲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親倡優裸袒爲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爲陛下計耳帝嘗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關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爲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憲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嘗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馮婉帝憲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殮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日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諂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浸盛臣等憂懼恐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

帝本以齊王踐阼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

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

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

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爲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

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爲明皇帝嗣。

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擇支

子之賢者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土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爽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于元城。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爲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諡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郟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廙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僕者請曰：議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儻，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詔曰：昔三祖神

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贊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

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尙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

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還臣松之檢

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爲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溥郭頌皆晉之令史璠頌出爲官長溥鄴陽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以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頌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爲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干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爲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

王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爲儉欽所誣者以鎮南將軍

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將軍錄尙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衆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

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爲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爲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九月庚子講尙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爲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鈎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

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顛。尙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

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顛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傑。芟夷秦項。包舉萬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顛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級

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雖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餘降爲諸侯之赫時暉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遠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因繁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顏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儲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雋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成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讎惡不德於民澆禮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豈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瘳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高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達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

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尙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

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繇。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繇。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繇。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繇。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尙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繆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旣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己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旣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

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帝集載帝自叙始生禎祥曰。昔帝王之生。或有

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未流。謬爲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詰。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子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燼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爲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燼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弟。顛覆厥度。羣公受子。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三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嘗。傳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五月。鄴及上谷

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爲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冲爲司徒。尙書左僕射盧毓爲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爲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爲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子。以征東

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逵、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逵等主者，宜勅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吏士民爲誕所誣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盪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囂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己卯，詔曰：「諸葛誕造搆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爲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福，翻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加之。其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鳥，事從豐厚。」

臣松之以爲壹畏歸命，事無可嘉，格以古義，欲蓋而彌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遽遵式典，固應量才受賞，足以酬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於殊寵，坐生叛心，以叛

而愧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爲者哉？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爲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降黜數等，不承權輿，豈不緣在始失中乎？

甲子，詔曰：「今車

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

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爲誕所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爲騎都尉，加以贈賜，光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爲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搃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捍袞，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

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尙仁義。建安二十三年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

東里表當擾攘之際，迸竄得出，音卽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佞，造爲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爲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脩祭醮，太祖聞之，嗟嘆良久。下荊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袞後爲子禁司馬，見魏略游說傳。

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爲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與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

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悼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况於人乎。祥事別見。呂虔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圖。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勸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叙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諍默。色養其親。不法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魏氏春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燒之。卒。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臣松之以為。邕謂更為叟。誠為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夏六月。

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尙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

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費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爲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佃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賈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爲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尙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兩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劍升殿帥殿中宿衛著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

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爲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卽密有令

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尙幼。謂當改心爲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爲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

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爲晉中護軍。

尙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

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爲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卽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自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爲前鋒所害。此兒旣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尙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爲可加

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

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廟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瀟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爲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旄，何以爲王。

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

曰：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刀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申勅，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悼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方殛。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尙告治之。此

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爲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

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襲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擢爲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曹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

人也明日發至榮陽數日而難作

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爲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

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子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諡夫人爲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尙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大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感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

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觀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正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剝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

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跟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酉。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尙書左僕射荀顛爲司空。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

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

陽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

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

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也。

初。自平蜀之後。吳寇

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爲鄉侯。琇。撫。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爲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歛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勅交阯太守。鎮送其民。發以爲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卽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興去逆。卽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搆貳。權時之宜。以興爲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款誠。形於

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速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輿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冬十月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闕。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趾僞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僞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耀。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始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彧。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僞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

算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或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臆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脩弟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織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虜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摠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表。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

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

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諡曰元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旣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尙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己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魏志卷四考證

齊王芳六月辛丑退己酉。以征東將軍王凌爲車騎將軍。○己酉。監本作己卯。臣龍官按本月有辛

丑。不得有己卯。據王凌傳。芍陂之戰。凌率諸軍爭塘。力戰連日。賊退。卽封南鄉侯。遷車騎將軍。其非他月可知。是以從作己酉本。

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真監本誤作直今改正。

詔祀故尚書令荀攸于太祖廟庭注先鍾繇而後荀攸○文類作先鍾華華蓋謂歆也。

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臣浩按孔又字元儁見後倉慈傳注中下文晏又咸

因闕以進規諫謂何晏及父也此晏字疑衍。

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臣明楷按陳泰正始中爲并州刺史嘉平初代郭淮爲

雍州刺史未嘗典新城何有與王基同破吳之事或作州泰鄧艾傳中州泰注云宣王擢爲新城

太守是其人與。

不利而還注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恪○臣浩按東軍之敗與并州無涉注中所引

明是二事宋本作并力討胡則恪字爲胡字之譌也。

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注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褒○何焯曰繁當

作毓鍾毓也本傳可攷褒當作袤鄭袤也是爲少府。

高貴鄉公髦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

郭淮薨○何焯曰按乙丑癸未之中不應有戊戌當是戊辰之訛。

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
何焯曰戊辰不應在辛未後殆傳錄者倒其文耳。

乙巳沛王林薨注后相殆滅○太平御覽殆作殄。

又注舊章不愆○各本作不行。臣良表按此蓋本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之意作不行于文義未順。
何焯校本亦曰行疑作愆今改正。

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太平御覽作似山出內雲氣。

至于折中裁之聖思○太平御覽折中上有文質二字。

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注文王弟屯騎校尉佃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弟監本訛作第今改正。

散騎常侍王業注國語曰業武陵人○何焯曰國語當作世語。

陳留王奐準之義類則晏覲之族也○何焯曰禮文王世子篇曰與族燕則公與父兄齒又曰公族

朝于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所謂燕覲之族按此則晏當作燕後世晏燕字通用故耳。

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
各本俱誤以五年爲紀年之五年。臣明楷按景元四年十一月巴蜀平十二月加鄧艾鍾會等爵。

並非隔年之事。蓋此復除租賦之半年。卽如文帝黃初二年注中。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之意。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檻車徵鄧艾。○監本作壬辰。臣龍官按前乙卯後甲子中間不應有壬辰。作
壬戌爲是。今據何焯校本改正。

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元本作宰輔統政。太平御覽、文類同。

